



# 梧桐少年

□ 周雪娇

“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要写少年隐没梧桐的影子,微风荡过衣裳……”这是去年夏天我在植物园看到一群在篮球场打球归来的男孩子,心中忽有所感写下的句子。

彼时,清晨的阳光跳跃在他们额间,在他们的碎发上闪着金色的光芒,白衬衣在晨风里鼓荡着,宽宽大大、落拓不羁,汗水顺着脖颈流下来,一个男孩子手上还转动着篮球,那只篮球在他的指尖上,像被施了魔法,滴滴溜溜地旋转着,好一会儿都没落下。几个人嬉闹着,不一会儿就隐没在一株高大茂密的梧桐树后,在地面抖落一地欢声笑语,青春真好啊!

想起了校园的两株梧桐,那也是属于少年的树。学校教学楼前的小广场,左右各有一片小花园,遍植玫瑰、玉兰和丁香树,从四月起就红紫芳菲一直到初冬季节,而这两片小花园的核心就是各自据守着的两株梧桐树。东边的树下是一片玫瑰和木槿花,西边的树下有一方小鱼池,我最喜欢西边那棵树,随着四时光景不同,树下的光影变幻参差,颇具意趣。

北方的春天多来得晚,夏始春余是梧桐新乳的时节。玉兰花落了,长出了灰绿色的叶子,红叶碧桃开出了一簇簇红艳艳的小火苗,在蓝天里争奇斗艳,唯有梧桐依旧沉默不语,青葱的树皮泛着潮湿,枝头只有一些嫩黄的芽儿。玉兰和碧桃多么像校园里那些叽叽喳喳的女孩子,她们把小镜子和口红藏在书包里,把日记和小说藏在同桌的桌兜里,笑嘻嘻地对老师做着可爱的鬼脸,老师问起来,就让那个可怜的谁顶锅。梧桐是少年,开窍得晚,抽芽得迟,闷声不吭地做上一下午数学习题,然后在操场上踢球把自己跑成风一样的男子,却却不自知。

梧桐又名青桐、碧梧、青玉、庭桐……是多么苍绿的颜色呀,它是少年的颜色,也记录着少年的清愁。一阵春风拂过,一阵小雨洒过,几乎是一夜之间,梧桐就密密层层、绿叶成荫了,团扇一样大的叶片,舒展在微风里,颜色由嫩黄变得青绿。树下有一把柠檬黄的长椅,课间常常有孩子们来坐在椅子上聊天,分享彼此的秘密。孩子们的脚前那一小池微波荡漾,池中平铺着睡莲,有无数红色的小金鱼优哉游哉,快活地游来游去。

梧桐树高大、健壮,树叶圆润柔美,于飘逸中自带浪漫气息。如《诗经》中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是在中国文化中流传已久的一句格言。种在学校里的梧桐树,一定也承载着这一美好祝愿。

盛夏清晨早自习,我常常对学生们说:“愿意到花园里去自习的同学请随意!”话音未落,呼啦啦下去一大片。隔着透明的窗玻璃,我看见绯红的朝霞里,他们在梧桐树下或坐或蹲,琅琅有声……

哪怕他们没有真的在读书,那就让他们看一会儿校园的鱼吧,或闻一闻花香,又或者感受一下夏天早晨的风,让他们多年后回忆起母校时,还记得校园里有一棵那么美的梧桐。盛夏的梧桐一如少年的热情,叶片稠密,

常常有孩子们来坐在椅子上聊天,分享彼此的秘密。孩子们的脚前那一小池微波荡漾,池中平铺着睡莲,有无数红色的小金鱼优哉游哉,快活地游来游去。

梧桐树高大、健壮,树叶圆润柔美,于飘逸中自带浪漫气息。如《诗经》中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是在中国文化中流传已久的一句格言。种在学校里的梧桐树,一定也承载着这一美好祝愿。

盛夏清晨早自习,我常常对学生们说:“愿意到花园里去自习的同学请随意!”话音未落,呼啦啦下去一大片。隔着透明的窗玻璃,我看见绯红的朝霞里,他们在梧桐树下或坐或蹲,琅琅有声……

哪怕他们没有真的在读书,那就让他们看一会儿校园的鱼吧,或闻一闻花香,又或者感受一下夏天早晨的风,让他们多年后回忆起母校时,还记得校园里有一棵那么美的梧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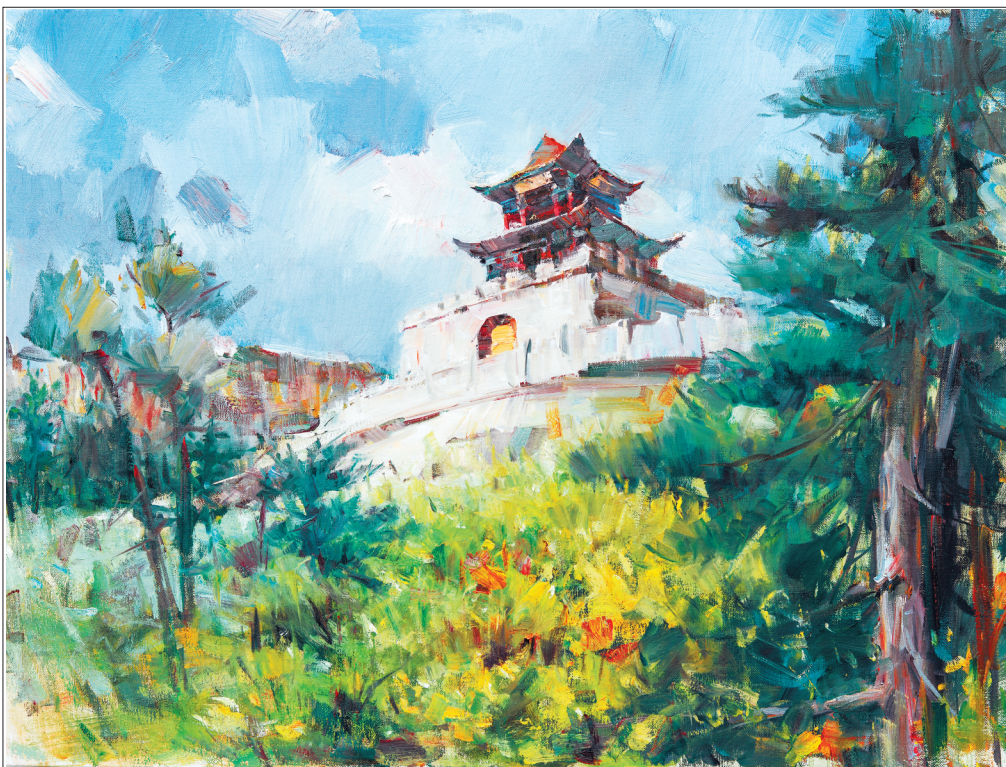
盛夏的梧桐一如少年的热情,叶片稠密,

洒下一片阴凉,不单单学生们爱来树下读书,那些蜘蛛、小蜜蜂和蚂蚁们也常常来。蜘蛛们会在树下的紫叶矮樱上织一张大大的网,来标榜自己对这片领地的喜欢,可不一会儿就会被池塘边看小鱼的小娃娃们戳一个大窟窿。那是放学来校园的学校老师们的小娃娃,他们也喜欢在梧桐树下坐一坐。

毕业季来临了,照毕业照那天,男孩子们穿着洁白的衬衫,黑色西裤,一下子成了大人的模样。女孩子放下了披肩的长发,穿上了长裙短裙,校园里吹起了青春的风。他们簇拥着老师,站在梧桐树下,把自己最灿烂最纯真的笑容定格成一幅风景。在树下那片草坪上,几个少年把班主任抬起来,高高地抛在空中,又落回他们的手里,空气里回荡着快乐的笑声。

没课的时候,我喜欢去那棵树下闲坐一会儿,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漏下来一丝一丝的金线,让人想起无垠的时光,就是由这样的金线银线织成。梧桐不语,只赠与我一片阴凉,洁白的桐花摇曳着,散发出淡淡清香,突然间心怀感恩,自己拥有这么美好的一份工作,忙碌着也享受着,和一群天真无邪、活力无限的孩子在一起。

秋风一起,桐叶渐渐变黄,翩翩零落。哪里比较园更安静的地方呢?除了孩子们唱歌的声音、读书的声音,在操场奔跑呐喊的声音,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恐怕就是梧桐上的风声——甜蜜的、朦胧的,裹挟着草丛里虫儿的叫声从树叶上传来,忽远忽近,时而绵柔,时而飒飒簌簌,在秋天的黄昏或夜晚,吟唱着一首低沉而娴静的歌。



# 百花

第 3245 期

皋兰山巅

〔油画〕

周安平 作

# 发现墩墩梁

□ 武国荣

东方天边露出一丝鱼肚白,我就向墩墩梁出发了。

细小的路从山脊梁斜下去,鼓胀的树冠自山顶冒出来,一只麻雀扑棱打我的肩旁滑翔而过,薄雾于半山忽高忽低,有炊烟的味道,可是不知道它们究竟来自哪里。低草绵密,时不时罩了路面,露水不是被微风摇落,而是被或高或低脚步声惊吓得慌忙垂落。公鸡打鸣时间颇长,到达我的耳际已是丝丝缕缕。我看见一只毛发凌乱的动物相向而来,它走得轻松,四蹄像弹琴般欢快,猛然发现了我,兀地立住,眼睛一愣,眼光旋转,仿佛知道挡了我的去路,旋即扔了既走路径,噢一声跃上一条垅塬,轻易得像一股风。

此地属陇东子午岭,金钱豹之类的野生动物已被证实存在,莫非是狼出没?我往这方面一想,立时惊得一身冷汗。还好,密集的麻雀开始在树上密集呼叫,不仅打破了山的寂寥,更是给我壮了胆。雾从四面来,我的眼睛似乎被蒙了一层白纱,定眼眼前却仍清亮,道路湿漉,洒得我眼眶湿润。忽而,雾离身向上,沟底的白雾也是向上,茫茫云海悬在山疙瘩上,山疙瘩就像被雾吊着。

山坡缓慢着由两侧上去,与不宽展的天接触,仿佛这一片天是被这一脉山顶起来又支撑着。草一律绿色,掩盖了坡道的褐黄,其中的小沟小壑黄亮,就像山长出的一个个嘴巴。树林也是绿色的,于河滩农田的边缘便开始生发,一直蔓延,高低不一,疏密不一。潭水长条状态,环在山下,环在河滩中间,环在田亩中间。我到达时,一休闲自乐者已在远处支妥了一支台钓竿。我也是为钓而来。水面平直,不时有灰白色水鸟俯冲,偶有彩花蛇像鸭子浮水那般,昂着头至岸边,此蛇无毒。山区是有毒蛇,我早已以鱼竿打草,并在身边撒了雄黄与凤仙花合成的驱逐粉,并不担忧。

太阳高升,山便无遮拦,热度提高。白圆的太阳投在水里,水波刺眼。蓝天跌在水里,水就

成了蓝色,深可及底。有时云朵也跟着掉水里,水就蓝中有白。山像醉了,颠倒了没入水潭的边沿。水有涟漪,是小鱼、蚂蚱在水面滑行后的反应。鱼及蚂蚱或动一下,水圈即成,由小变大,不断朝外扩散。风卷水面,却是一列一列的阵势,水面微微皱起,皱褶排队似的,跟在风的后面。水波到水边就不动了,风却停不住,摇曳潭水外浅草、禾苗、树木等物的叶片。这时候白亮的露珠滑地为泥,轻轻盈盈,就像妙龄女子的一种曼舞。

正午燥热,鱼浮游于水面,貌似唾手可得,实则一鳞半片也难求。我转向向田地,却有新得。就见南山下一庵子,由树杈权搭建,冰草缚了梢头,人字形立在土台,一扇陈旧麦帘帘两面披着,前敞后开。一菜园在庵子前方,韭菜、豆角、黄瓜、蒜、辣椒、西红柿,各自成畦。韭菜一半仍在,一半则黄芽初长。蒜苗老叶在下,分成两片,新叶被老叶片夹着,亦分成两瓣,唯一黄尖向上。辣椒分岔,还不曾挂花。而豆角、黄瓜、西红柿,每一株旁,插着一根直的枝条,待其扯蔓展藤。庵子后头,长一坡低草,草色就像拍出的嫩草汁泼了染了,比别处更新而鲜。山丹丹在开花,红彤彤的花叶像喇叭开口,又反方向上弯,花萼直挺,花蕊颤颤,恰似一个个红灯笼。山丹丹不是一丛,不是满坡,而是这里那里,一株又一株,当是一沟滩的惊艳。独立的一棵桃树,树梢上去下来摇晃,伴以嚓嚓声,原来是松鼠啃毛桃。并无什么响动,松鼠卷起粗尾巴,弃桃而逃,经过细枝再粗树干后,就像一个毛球自由落体于草堆,很快,丛草像被开了一个缝隙,一路开又合,直通树林。

树林是园田到草地到山上的过渡。看过去,园田有限,草坡有限,树林却是无限,一下子就连接了眼前的山脉,以及山脉背后的山脉,以及整个子午岭山脉。搭眼看,一袭白色闪闪烁烁,若有若无,似条白练落在了树林。侧耳谛听,山中生出瀑布了呢。原来,这一潭水,这菜园的水,都源于山上来水。

# 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征文

主办 甘肃日报社  
协办 甘肃红川酒业

# 绿洲曲

□ 古马

阳关以西

万里无云。千里无垠  
阳关以西  
被太阳的紫外线烘烤的戈壁野烟焦糊  
在长途跋涉者目光的尽头  
一块绿色的翡翠  
是芦苇环绕的村庄  
白杨钻天  
和绿色相依为命的泉水  
是从雪山来的  
是站在时间里的关防隘口  
经过了野麻湾,从荒凉的地表深处  
千回百转,一路摸黑来的  
水和绿  
和梦  
相依为命  
和你  
相依为命  
泉水歌颂的葡萄园  
在热风中生长  
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挂在葡萄架下  
细雨滴破皮,我心忧矣  
十里有云,我心忧思  
在圆满和收获之前  
三万亩葡萄还需要九天晴朗的日子  
村庄外的瞭房  
像太阳的八百面手鼓  
准备敲响  
和你相依为命  
你泉水中的星辰  
是爱的眼睛  
你续命的泉水  
是孩子的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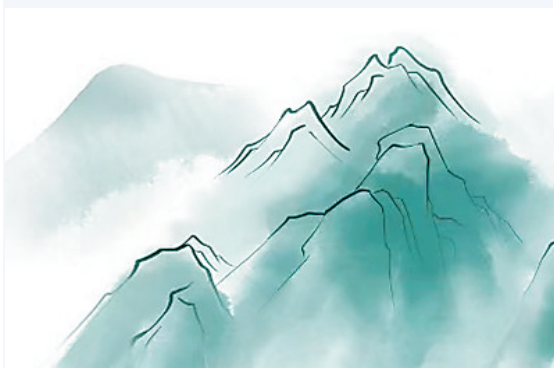
黑河湿地

凿窍避让在春天产卵的鲫鱼  
蜻蜓飞临稻田  
纱翅透明如酒,如款款小令  
使雪山倾倒  
在这白天鹅打个转身就不愿离开的地方  
鹿的踪影如舟楫在无边青芦中出没  
那敏捷如流火的族群  
温柔似鹿茸的曙霞和傍晚的炊烟  
它们儿时收到了这一方沃土的邀约  
也从深山险处迁徙而来  
和市镇边缘的移民新村比邻而居  
呦呦而歌  
我折断一枝芦管  
为白雪寄情深远的黑河伴奏  
过了春夏  
秋声吹老了芦花  
芦花多酸楚  
酸楚又欢喜  
这短暂的一世  
终将迎来大雪纷飞的日子  
终将和冷光守护的雪山白头偕老

# 高楼山两边

□ 冰翎

高楼不是山  
是悬挂在心灵的桥  
翻过它,和说出离别的话  
都很艰难  
不管是否离去还是归来  
惆怅比春色更深  
牵挂比白水江长  
十二道弯拐出  
这大大小小的离别  
白龙与白水一分为二  
思念却汇聚一处



# 路过山丹

□ 翟雄

我和同事一行五人驾车去嘉峪关出差,回来的时候,车子拐进山丹县城。

我们都不熟悉山丹县城,最后转到了一条向阳的路上,路边几家饭馆一字排开。车停了,我下了车。几个妇女正坐在树荫下唠嗑。我问她们,哪一家的饭菜质量最好?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皮肤白皙的女子转头指着身后的一家饭馆说,这家最好。说着,女子站起来向饭馆走去。我们一帮同事跟着走进了饭馆。饭馆不大,干净整洁,凉风习习。我们一落座,女子就忙着端茶倒水。然后问,想吃啥?我说,啥做得最好就吃啥。女子说好,就走进厨房跟一个男人忙活起来。我这才明白,这个女子就在这个饭馆上班,但不知是老板还是雇工,又不好问。不过,我心里有点纠结,她该不会是王婆卖瓜吧。

时间不长,饭菜端上来了。一人一大碗,满满的,像一座小山。面条比较粗,像搓卷子,又不像,都是三公分左右的小圆棒,倒像小炮仗。白的是面,红的是西红柿,绿的是青菜,还有羊肉疙瘩、茄子等,颜色搭配和谐。女子说这是炮仗子,山丹有名的特色美食。我们听说过山丹的炮仗子,但都没有吃过。几个人开始大快朵颐起来,加上已过了午饭时间,肚子在咕咕叫,不一会儿每个人的碗里都是底朝天。说实话,炮仗子确实做得好,色香味俱全,量足,大家直呼吃得过瘾。

我问女子,炮仗子好做吗?她搓着手,笑着说,怎么说呢,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我说,讲讲吧,回去了我们也试着做做。

女子说,炮仗子的做法其实比较讲究,先要选上好的面粉。和面时,温水中放入少许食盐。和好的面团要反复揉直到表面光滑细腻,然后擀成手指厚的面饼,切成同样粗的长条装入盘子里,最后放在温度合适的地方醒半小时到一小时。醒好后,拉面时以拉成筷子粗细的为最好。再把面揪成一小段一小段,放到锅中煮,面煮熟后捞出,加上豆芽、小白菜等蔬菜,拌上之前做好的卤水豆腐汤开始炒一下。然后,用大碗盛出,上面浇上一层卤肉,一碗地道的炮仗子就可以上桌了。“哎呀,大姐,讲得真好!”我禁不住夸赞起来,“回去了我一定要试试。”同事们也随声附和,说下次有机会来山丹,还要吃炮仗子,就吃你家的。女子笑着说,一定要来呀,时间宽裕了,给你们做得再精细些!

随后,我们在山丹县城的街道上溜达起来。楼房高中低搭配错落有致,街道干净整洁,樟子松、祁连圆柏、圆冠榆、国槐、垂榆、云杉等行道树青翠欲滴,郁郁葱葱。人们穿着打扮时尚,走在街上自信而美丽……

湖,又溢出豁口潺潺地向前游去,渐渐地钻到山谷底的沙滩里,只几公里就消失了。

虽此一线清流,几洼小湖,但对这个时候荒野里的飞鸟是何等的珍贵!候鸟们像是早就知道这里,飞落下来在清泉边歇歇翅膀,抖动着身上的羽毛。

只是小小的几眼泉,一线清流,在山谷的河底隐了又显,长年累月不停地流淌,最终在山下的低洼处形成了一个三四亩地大小的湖泊,这一汪湖水在浩瀚的戈壁上宛如一颗蓝宝石。湖的旁边有几间农舍,几块麦田,还有几只欢奔的羊羔。

夜晚,星空下的湖显得宁静而神秘,一轮明月、一条星河把倩影投进了湖里,沉沉浮浮中有隔空相望的虚幻。微风吹来,吹皱了如镜的湖水,明月与星河被揉碎成点点闪光的碎屑,像是一群活蹦乱跳的星星被撒在了湖里。白的灰的鸟在湖面上啼鸣游走一阵,又安静了下来。仰望星空,一轮明月安静地俯视着苍茫大地,天地间一切都沉浸在朦胧的月色中。

太阳升起,揭开了这片莽原的面纱。东山豁口处照来一抹彩霞,湖面上薄雾蒙蒙,湖岸边的杂草叶上滚动着晶莹的露珠。薄雾慢慢散去,湖亦在甜睡中醒来。觅食的水鸟凌波展翅,又在光洁的湖面上悄然滑翔。一群白鸟飞起了,湖畔人家的屋顶上一缕炊烟袅袅而起。南面的山谷里一溪清流闪着亮光蜿蜒而来,几只山羊领着一群小羊羔在湖边的草坡上悠闲地啃食。置身于,恍若在迷离的奇境里穿行。

年复一年,候鸟们在这里来了又去了,又来了。在来来去去中,鸟儿们心中便永远有了一汪澄澈的清泉,迁徙中的艰辛与困难都会慢慢地融入其中。在缓缓的流光里,这一汪清泉将成为它们生命里的光亮。

多美的泉啊!

# 流光里的泉

□ 丁玉龙

刚刚过了立春的时候,我就在西北原野上看到了回归的候鸟,它们在天空中列队飞翔,鸣叫着,呼朋唤侣,奋力向前。它们该是从南方飞来这里的第一批候鸟吧!数千公里的行程想来已是十分疲惫了。这里的原野上还是斑驳的雪,河床和湖泊上也都覆盖着厚厚的冰,它们在哪里落脚呢?能承受得住这里的寒凉吗?

大山的沟底有几眼泉,经历了深冬也没有冻实,清澈的泉水从石缝里流出来。这是一座荒寒的大山,山谷里满是裸露的暗红色砂岩。一溪清泉像一块质地细腻柔滑的锦缎在谷地悠悠然地游荡,水底有翠绿的绒一样的水藻,展现着旺盛的生命姿态。泉水在高低起伏的石头上流淌时发出了时而潺潺、时而汨汨、时而叮叮咚咚的声音,在低洼处汇聚成了小小的